



暹罗连体人之谜

The Siamese Twin Mystery

Ellery Queen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小刚 译

暹罗连体人之谜

The Siamese Twin Mystery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小刚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Siamese Twin Mystery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33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56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暹罗连体人之谜 / (美) 奎因 (Queen, E.) 著; 李小刚译. —2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52-9

I. ① 暹… II. ① 奎… ② 李… III. ①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0728 号



暹罗连体人之谜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李小刚 译

策划统筹: 熊娉婷

责任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625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二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52-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约翰·S. 泽维尔医生 奉科学为神

萨拉·伊塞尔·泽维尔 泽维尔医生的妻子

马克·泽维尔 泽维尔医生的弟弟

惠里太太 泽维尔医生的管家

珀西瓦尔·福尔摩斯 泽维尔医生的助手

博内斯 泽维尔医生的仆人

玛丽·卡罗夫人 贵妇

弗朗西斯 卡罗夫人的儿子

朱利安 卡罗夫人的儿子

安·福里斯特 卡罗夫人的私人秘书

史密斯先生 陌生人

序

作为埃勒里·奎因道德良心的监守人，长久以来，我深觉这是我的责任：以惹恼、羞辱他的方式，刺激他将这个故事付诸笔端，成书出版。那是关于多年前他在那座罪恶的、以“箭山”这一名字为人所知的孤峰上查案的精彩经历——我得赶紧解释一下，那不是在达里恩，而是在北边更具土著气息的山脉——蒂皮斯山脉中，在古印第安地区的心脏地带。

从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仅因为犯罪现场的新奇，至少两个人物的怪异，宛若瓦格纳音乐一般贯穿始终的林海的主题，还因为在奎因先生发表的故事中，这是第一次官方未介入的查案。除了他父亲——理查德·奎因警官，整个故事未受谋杀案件中惯常的阻碍因素——侦探、警察、法医、指纹专家、弹道学专家，等等——的干预。

此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呢？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仅仅是怀疑都足以引来大帮笨手笨脚的侦探在犯罪现场晃来晃去。而这正

是这个惊奇不断的故事的迷人之处。希望你们览卷愉悦。

J. J. McC.^①

一九三三年于新罕布什尔州克莱蒙

① “J. J. McC.”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他是奎因父子的好友，最大的爱好就是对埃勒里·奎因侦破的奇案刨根问底，然后说服父子俩付诸出版。在每部“国名系列”开始前，“J. J. McC.”总会跳出来作一段开场白，向阅读者介绍故事的重要意义以及关键点。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但对小说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彰显了作者张扬的性格和强烈的自信。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序

第一部分

- 3 第一章 燃烧的箭山
21 第二章 “怪物”
32 第三章 奇怪的人们
55 第四章 太阳血

第二部分

- 65 第五章 黑桃6
85 第六章 史密斯
90 第七章 泣女
97 第八章 剑突联胎
104 第九章 谋杀者
111 第十章 左和右

第三部分

- 129 第十一章 墓地
143 第十二章 美女与野兽
160 第十三章 测试
177 第十四章 骗子被骗

第四部分

- 191 第十五章 戒指
205 第十六章 方块J
214 第十七章 方块J的故事
229 第十八章 最后的庇护
241 第十九章 奎因的故事

第一部分

人的基本天性是使这个世界免受无形杀手蹂躏的唯一因素。犯罪意识的复杂性，同时也就是它最大的弱点。指给我一个所谓“聪明的”谋杀者，我就还你一个已注定要死的人。

——路易吉·佩尔萨诺《犯罪和犯罪者》（一九二八）

第一章

燃烧的箭山

蜿蜒而上的山路被晒得像烤箱里的面团，它时隐时现，盘绕在山腰两侧，像是有人兴之所至贴上去的。地表在炎热的阳光下龟裂开来，宛如褐色的玉米面包发酵后膨胀到了极限，又不知什么原因缩成一团，形成了许多特别损轮胎的车辙。为了让偶尔驶上这条倒霉路的驾车人体体会到更多的刺激，这里频繁地上下起伏、左转右拐，时宽时窄，高低不平，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大量扬起的尘土里，每一颗沙粒就是一只残忍的蝗虫，似乎都想在这些缓缓爬上来的肉身上咬上一口。

感到刺痛的眼睛上架着一副带斑点的太阳镜，布帽压得很低，埃勒里·奎因先生变得认不出来了。亚麻布夹克衫的褶皱里已积满刚走过的三个县的沙尘，身上全是脏污汗腻的感觉。他弓着脊背，全心全意地扑在快散架的杜森博格车的方向盘上，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要和眼前的道路拼个你死我活。从塔基萨斯到现在这个山谷的四十公里所谓的路途上——这里也还只是正式的出发点——他不断地诅咒每一

个转弯，弄得这会儿嗓子都哑了。

“你自己的错，”做父亲的恼怒地说，“你还说山里肯定会冷！天哪，我觉得就像是有人用砂纸把我浑身上下打磨了一遍。”

用一条灰色的短头巾照阿拉伯人的样子把头裹起来抵挡尘土，警官已压抑不住心里的不满，比如说这路况，每驶出五十码必有一次剧烈的颠簸。他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不停地扭动、呻吟。沉着脸瞥了一眼堆在后面的行李，再看看被甩在身后的高低不平的道路，他颓然倒在坐椅的靠背上。

“不是跟你说过吗，应该沿着山谷的小路走？”他动作夸张地朝窗外指了指，“我是这么说的，‘艾尔，听我的——进了这该死的深山，说不定会碰上什么样的路’。这话我说过的！可你不听，非得来个夜探险路，想学人家探险大王。学谁——那个倒霉的哥伦布吗？”警官略作停顿，又抱怨了一句他不满意的天气状况，“固执，就像你母亲一样——愿她安息！”他匆忙加上后面这一句，表明他毕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绅士，“好啦，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埃勒里叹了口气，瞥了一眼前方呈之字形上升的道路。天空正以很快的速度变成柔和的紫红色——这倒是个有着诗情画意的地方，他想，如果身边不是坐着这位因疲劳、闷热和饥饿而牢骚满腹，变得根本无法理喻的老父亲的话。与山谷毗连的山脚下的确是有一条诱人的路，有成排的树，似乎应该很阴凉，但是，他悲观地想，真的跑过去，也未必和想象的一样。

杜森博格车在沮丧的气氛中继续颠簸前行。

“不光是这个，”奎因警官的话还没说完，发红的眼睛在头巾下面注视着前方的道路，“整个假期也这么毁了。一路上全是麻烦，一个接一个！除了让我闷热就是让我心烦。真见鬼，艾尔！所有这一切都让

我心烦透顶，把我的胃口也毁了！”

“我的胃口倒还没毁掉，”埃勒里叹息道，“现在我能就着法式炸皮垫和汽油吃下一个固特异轮胎，我都快饿瘪了。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

“蒂皮斯。美国某地。我只知道这么多。”

“好吧，蒂皮斯。这不是很有文学背景的地方吗？让人想起被山火烤焦的鹿肉……哇，那头鹿叫什么呢，杜塞！不，应该是黛西，对吧？”

被颠得东摇西晃的警官瞪着眼睛一言不发，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儿子说的完全不对。

“好啦，好啦，爸。别在意了。开车出来碰上些不如意的事是免不了的。你这会儿想要的不就是一瓶蒙特利尔产的威士忌吗，你这变节的爱尔兰人！……你瞧，我说得不错吧？”

他们在上坡时停在了一个转弯处，拐了多少个这样的弯已经数不清了，为什么单在这里停下，埃勒里自己也说不清。托马奥克山谷已被留在了几百英尺之下，下面那片有绿色植被的台地早已被紫色的雾气所笼罩。这股似雾又似云的紫色给人一种感觉：它是被某种巨大而难耐炎热的猛兽搅动起来的。像蛇一样盘绕于山间的一条条灰色的道路在雾气中半隐半现。看不到任何灯火，没有人烟。头顶上的天空也开始被雾气弥漫，太阳像切成片状的甜瓜，正在向山谷后面沉落下去。十英尺外就是道路的边沿，没有缓冲地带，道路陡峭地通向山谷下面的绿地。

埃勒里转身向上望去。高耸的箭山分明是由苍松翠柏和矮灌木丛构成的一幅织锦，颜色上极富深浅的对比。尤其是那茂密的树冠，紧凑得像布面一样，没有一丝缝隙。

他再次启动杜森博格车。“快熬到头了，”他轻声笑着说，“感觉好多了吧。要不要去领略一下，警官！很不错的——完全是原始的大自然。”

“对我来说，过于原始了。”

转眼之间降临的夜色笼罩了他们。埃勒里打开了车前灯，两人都陷入沉默中，四只眼睛只顾盯着前方。埃勒里在出神，而老先生的闷气也还没有生完。被车前灯照亮的路面上有些奇怪的烟雾，一团团地舞动着，打着旋迎面扑来。

“咱们是不是该到了？”警官在黑暗中眨着眼睛咕哝道，“现在正在下山，对不对？或者这是我的错觉？”

“时上时下。”埃勒里的声音也不高，“越来越热了，对吧？塔基萨斯加油站那个大舌头壮汉是怎么说的，离沃斯奎瓦有多远？”

“五十公里。塔基萨斯！沃斯奎瓦！噢，天哪，这些拗口的地名可真要命。”

“是不那么浪漫，”埃勒里也咧了咧嘴，“可你也领略到了印第安人的词源学之美，不是吗？这倒挺有意思的。我们美国人出国访问，不是也对‘外国’地名的发音叫苦不迭吗？像利沃夫，布拉格——现在知道了吧，这个名字不念布拉哈，而念布拉格——布雷西亚，巴尔德佩尼亚斯，还有我们熟悉的英国的哈里奇和莱斯特郡，还有那些单音节的词……”

“嗯哼……”警官有意无意地随口答应着，同时还在不停地眨眼睛。

“……也可以拿咱们国内的情况做个对比，比如阿肯色、温纳贝戈、斯科哈里、奥齐戈、苏城、萨斯奎汉纳，^①诸如此类，不知还有多少。还谈什么传统！是的，长官，红皮人^②确实曾在这山谷里出没。穿着鹿皮靴、鹿皮衣，头发编成一股一股的，插上火鸡羽毛。他们的信号火

①这些地名来自印第安语、西班牙语等外来语。

②指印第安人。

堆冒出的烟雾……”

“嗯哼，”警官又一次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他突然挺直了身体，“看来就在附近，他们又在点火堆了！”

“什么？”

“烟，是烟，你这小子还不明白吗？”警官似乎要离座而起，“就在那里，”他叫道，“咱们的正前方。”

“别瞎紧张，”埃勒里尖声说，“这种地方哪来的烟？也许夜里会有起雾的现象。这山有时也会跟人闹些恶作剧。”

“那现在就是了，”奎因警官揶揄道，遮挡尘土的头巾不知何时已从头上滑落。他犀利的目光中已见不到厌烦和困顿。他侧起头来，凝望了许久。埃勒里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迅速瞥了一眼后视镜，马上把目光收回，再次紧盯着前方的道路。现在可以肯定是向山谷下面驶去，每往下走一英尺，烟雾就会更浓一分。

“怎么回事，爸？”他小声问道，同时使劲嗅了嗅。空气中隐约有种令人不快的辛辣味。

“依我看，”警官重新缩回到座位上，“依我看，艾尔，你最好加快速度。”

“难道是——”埃勒里的声音更低了，还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液。

“看样子很像。”

“林火？”

“是的，林火。现在该闻出来了吧？”

埃勒里的右脚在油门上踩下去。杜森博格车向前猛冲。

怨气全消的警官把身体转向车外，将光线很强的侧灯打开，射出的光柱像一个长柄刷一样扫射着山坡。

埃勒里的嘴唇绷紧了，话也不说了。

尽管以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时间而论，应该有凉意出现，可空气中却开始充溢一种古怪的热力。被杜森博格车撞开的烟雾盘旋飞舞，浓得像一团棉花。这是烟，不会有错，而且是干燥的树木和枝叶燃烧产生的烟尘。那些刺鼻的微小颗粒充塞了他们的鼻腔，灼痛了他们的肺，令他们咳嗽不止，不由自主地流眼泪。

左边是山谷，除了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就像是夜里的大海。

警官挪动了一下身子。“还是停下来吧，儿子。”

“是的，”埃勒里声音含混地说，“我也在这么想呢。”

杜森博格车喘息着停了下来。前面是浊浪排空般的烟尘。上方——并不远，也就是一百英尺左右——浓烟包裹着的火光已开始显现。下面也一样，不太明显的光亮是阴火，有成百上千处，马上就要连成一片，另外一些摇曳闪烁的已不是阴火，而是长长的火舌。

“正好是我们要去的方向，”埃勒里的声音也显得怪异，“咱们最好还是掉头。”

“这里还能掉头吗？”警官叹息道。

“我要试一试。”

在这样闷热的黑暗中，这可是件令人提心吊胆的精细活儿。这辆老掉牙的古董车是埃勒里多年前挑选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了些改装，但还从没像今天这样跑这么远、这么快，而且是在这么难走的路上。左打轮，右打轮，前进，后退，在他一点一点慢慢掉头时，脸上开始冒汗，沉重的喘息之间还不时夹杂着两句诅咒。同时，警官那苍白的手则紧紧抓着挡风玻璃旁的把手，髭须被热风吹得抖动起来。

“最好快点儿，儿子，”警官镇定地说。他的目光上挑，投向箭山黑漆漆的山坡，“我看——”

“什么？”埃勒里喘着粗气问，他正在作最后一次努力。

“我看火已烧到路面上来了，就在咱们身后。”

“噢，天哪，不要这样！”

就在埃勒里特意向车外看这一小会儿，杜森博格车却熄了火。他突然觉得想笑。这一切太荒唐了。一个火的陷阱！……警官身体前倾，保持高度的警觉，像鼯鼠一样一声不吭。这时，埃勒里大吼一声，狠狠地踹了一脚油门。车子猛地向前冲去。

从他们所处的位置向下看，整个山坡都着火了。地表上的植被被撕成无数碎片，有的地方是阴火，更多的地方已是长长的火舌，肆无忌惮地向四周扩散。整个火场，从他们所在的高度望去似乎并不大，而实际上已有好几英里长，就像是一瞬间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了。也就在他们沿着坑洼不平的道路急速返回的这一刻，两人都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是七月末，全年最热、最干燥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处女林，纠结在一起的树木早被太阳晒干了水分，正是见火就着的时候。宿营者不小心留下的火星，一个没有掐灭的烟头，甚至风中两个枯枝的摩擦都能引火。它们先在树冠下迅速蔓延，然后是山脚，再乘势向上，逐渐燃遍整座山坡。

杜森博格车慢了下来，又勉强前行一段，颠簸几下，终于在尖厉的刹车声中停了下来。

“咱们被困住了！”埃勒里在方向盘后面欠起身来叫道，“前后包围！”转眼间，他突然安静下来，坐回到驾驶座上，伸出手去找香烟。他惨人地咯咯笑了几声，“真是荒唐透顶，不是吗？要让火来做最后的审判！说吧，你都犯过什么罪恶？”

“别傻了，”警官厉声呵斥。他挺起上身，迅速地左右看了看。火已经烧到路基上来了。

“真是多此一举，”埃勒里猛吸一口烟，再无声地喷出来，“还把你连累上。看来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犯傻了……不，别看了，爸，看也没用。没有出路，除非冲向火海。道路太窄，火已开始吞噬上面的树干和灌木。”他又一次咯咯地笑起来。眼睛虽有太阳镜相隔，仍能感觉到热浪。脸也苍白得厉害。“最后那一百码，咱们挺不过去的。看不见——这条路又七拐八弯的……机会是有，那就是在被大火吃掉之前，乘火箭飞离。”

警官鼻孔张大，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前方。

“多么糟糕的戏剧性变化呀。”埃勒里费劲地说，皱起眉头向山谷那边望去，“怎么才能离开这里，我是没辙了。这有点儿像一个骗局。”他咳嗽着做了个鬼脸，把烟头扔出车外，“好吧，结论是什么？咱们是留在这里等着被烤焦呢，还是豁出去冲一冲？要不就沿着山梁爬上山顶？赶快吧——咱们的主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警官重新坐稳。“好好把握。像以往一样，咱们一定能摆脱困境。出发！”

“是的，长官，”埃勒里咬着牙说：他的目光中充满痛苦，并不是烟雾引起的。杜森博格车发动起来，“用不着四下里看，真的，你应该明白，”他的话语中透出一种怜悯之情，“没有出去的路。这是唯一的道路——根本没有小路……爸，不要再离开座位。用手绢把鼻子和嘴都捂起来！”

“我说过了，出发！”老人不耐烦地嚷道。他的眼睛发红，闪闪发亮，就像水洗过的煤块。

杜森博格车摇晃着向前开去。车身上射出去的灯光也只是把盘绕着车身的黄白色的烟雾照得更醒目。埃勒里此时完全是在凭本能而不是感觉驾驶，这无异于拼命。表面看上去他很坚定，实际上他脑子里在急速回想这糟糕的路面上的每一个起伏和倾斜。这里应该有个弯道，